

当国学遇上“互联网+”

叶晓楠 党亚杰

中国已经有6.68亿网民，手机网民5.94亿，40岁以下的网民占总人口的80%。在“互联网+”的大时代，互联网正改变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也借助互联网平台，运用互联网思维，融入当代生活，形成新的形态，迎来新的机遇。为此，本版从本期起开始推出“互联网+传统文化”系列报道，对互联网时代的传统文化予以关注。

——编者



当你打开智能手机应用商店，以“国学”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列表里，赫然会出现百余种形式各异的国学推广移动客户端。步入“互联网+”的时代，教育和学习方式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学教育也深受影响。

一个是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一个是历经千年的文化沉淀，当“互联网+”与国学相遇，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奇妙火花？

国学加速走进寻常百姓家

2013年10月6日，一个名为“国学精粹与生活艺术”的微信公众号，在辽宁大连悄然创立。不到3年，该公众号已拥有了180万听众，并被选为2015年“文传榜·十大国学公号”之列。

“我们已经推送了900多篇与国学相关的文章，每天都在坚持。”与我们谈起目前所取得的成绩，创始人朱东的语气里露出些许骄傲。

朱东毕业于南开大学数学系，却是不折不扣的国学爱好者。2008年，朱东放下从事了十多年的企业管理咨询工作，一门心思地投入到国学研究与传播事业中。如今，朱东已有解读《周易》的个人作品问世。

“当时偶然听说有微信公众号这样一种平台，我们就去尝试了。”朱东坦承，自己加入“互联网+国学”的浪潮并非刻意，“然而现在，我已经找到了精心经营的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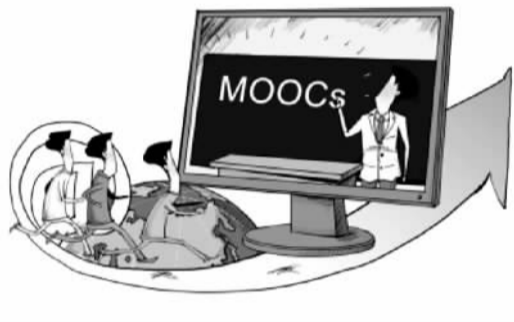
这种动力源于“粉丝们”带来的触动。2015年，朱东与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国学线下研习班，有位身患重病的老大姐，强忍不适从千里之外的深圳赶来参加。“她说在她的生命历程中，一定要上一次原汁原味的国学课。”谈到这儿，朱东有些哽咽。此外，还有一对来自青岛的老夫妻也让朱东印象深刻，“他们一起来参加研习班，然后把这段经历作为珍贵的银婚纪念。”



“互联网+传统文化”系列报道之①

与“粉丝”的深入接触让朱东意识到，很多人学习国学，是出于内心的精神需求。“如果我能够将国学传播给他们，何乐而不为？”2016年3月30日，朱东推送的一篇与中国古典四大名著相关的文章，不到一天就已达到7万余次的阅读量。

“国学精粹与生活艺术”的“互联网+国学”之路并不孤单。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公号“刻画雅辑”，分享《唐诗画谱》《红楼梦图咏》等经典木刻图谱的周边故事；北京大学与中华书局联合开发“云国学”在线平台，针对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进行微课国学教育……借助互联网多样化的传播平台，国学正在加速走进寻常百姓家。



慕课平台，惠及更多学生

与朱东因为个人爱好发起的微信号不同，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小舒则是将专业的国学知识与互联网紧密相连。

王小舒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多年。细心的同学发现，近来上课前，他总会比以往早来教室几分钟，配合摄像团队佩戴耳麦、走位调光。原来，已愈耳顺之年的王小舒紧跟潮流，将自己在学校开设的选修课《神韵诗研究》“搬”到了慕课平台，开始了线上线下双轨授课的模式。

“本学期，我在慕课平台授课才刚到第3次，就已经有1.5万余人参加，这是我在传统课堂永远也无法惠及到的学生数量。”面对互联网带来的裂变式增长，王小舒十分感慨。

《神韵诗研究》的选修课孔令一，曾因身体原因错过了好几节课。“后来我四处问同学借笔记，却发现始终比不上直接听老师讲。”正当一筹莫展之际，她想起了王小舒参与的慕课平台。“课时变短了，但留下来的全是干货。而且我还发现了好多其他高校的国学课程。聆听多师，原来不用挪窝就能做到。”



打开中国基本古籍库，输入关键词进行检索，客户端便马上显示出包含该词的历史古籍条目。因研究需要，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吴雨泽，经常采用这样的方式享受“互联网+国学”的便利。“如果没有类似的数据库，想要从数以万计的古籍里找出关键词的使用频率和出处，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另外，很多善本藏书珍贵而又脆弱，经不起频繁外借。“现在好了，对基本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后，通过各种资源库，一搜就能找到。”吴雨泽认为，这种对古籍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对促进国学研究非常有意义。

坚守国学内核，才能走得更远

然而，正如有关专家所言，互联网为国学传播带来便捷的同时，也会带来问题和挑战。其中，碎片化、表层化、商业化、低质化、鸡汤化成为广为担忧的隐患。

面对现实，朱东也无奈地承认：“一旦推出了错误信息被大众接受，将对国学传播非常不利。”

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何晗也曾和朋友聊到国学推广文章。“有的深入浅出，有趣味又普及知识；有的却以国学为幌子，植软广、灌鸡汤。”针对这一现象，她认为，一方面，国学传播者应充分尊重国学，自觉做好信息“把关人”；另一方面，受众应培养一定的披沙拣金能力，以对网络信息进行基本的甄别判断。

王小舒则呼吁国学研究者能够充分发挥“正本清源”的作用。或是以大手笔写小文章，或是参与网络课程，将正确的国学知识和公允的研究成果，通过多种媒介“送”到公众眼前。“有传播才会有传承，‘儿童相见不相识’总比‘儿童相见不相识’要好。”

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尚俊杰看来，“互联网+”与国学，类似于“术”与“道”。将国学精髓内化于心，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参悟，非一朝一夕之功。不过在“互联网+”之“术”的推动下，坚守国学内核，国学之“道”必能越行越远。

互联网助力国学传播

韩星

“互联网+国学”的传播方式既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也是大众文化需求的产物。对这一文化现象我想还是主要从正面来看待和评价。

目前，多种互联网传播方式已经成为传播国学的重要途径，这些新平台能够以弘扬国学为宗旨，集学术性、普及性、趣味性、时代性于一体，内容打破原有教育体制文史哲等专业划分，回归传统经史子集的典籍分类，或儒释道诸子百家的学派划分，面向所有对中华传统文化感兴趣的网友，成为展现国学研究交流普及成果的公共平台，也是大众亲近国学、汲取智慧的公共平台，在社会上起到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传递正能量的积极作用。“互联网+国学”的传播方式与课堂讲授最大的不同是超越了时间、空间的局限，讲解、听课都可以在任何方便的时间、地点，可以为不同工作性质、不同生活习惯、不同兴趣爱好的人提供内容丰富多彩、文字音频影像等形式多样的国学食粮，让高深的学术走入寻常百姓家，满足人民大众多样化的精神需求。

不可讳言的是，现在国学热以及“互联网+国学”的传播也在很多方面，如网络平台搭建者的自身国学素养不够、对学界研究情况了解不够，在国学内容的选择和学术深度的把握上也存在许多问题，造成内容庞杂、主题不明、思想混乱，让人们无所适从。特别是部分媒体和网站对收视率的追求，盲目追星（学术明星），追求轰动效应、戏说历史、娱乐大众。还有的网络平台使国学传播出现碎片化、肤浅化、快餐化的问题，导致国学原本的体系得不到展示，对人生的深刻挖掘、思考没法进行，对人们的人性、情感、灵魂深处的触动不大。

互联网时代，国学应该如何传承？首先，对国学体系要有整体的认识和把握，要通过互联网来展示这种体系性；第二，国学是有道、有术的道术之学。所谓道，即是指文化精神。国学的核心精神是人文理性精神，要以互联网来体现这种内在精神；第三，网络上单个的国学传播虽然是碎片，但制作者要使这一片片碎片之间有内在联系，让读者学习以后能够形成相对完整的认识；第四，互联网平台要与正规的科研机构、严谨的专家学者联系，以严肃的、负责任的态度建设网络传播平台，把货真价实、健康有益的国学传播给大众；第五，要有现实关怀，国学本来是经世致用之学，小到个人日常生活，大到国家政治、世界形势，由国学提供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来帮助人们应对各种人生和社会政治问题，促进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会文明进步。（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中华家训·励志

立志之始 在脱习气

【原文】

立志之始，在脱习气。习气薰人，不醒而醉。其始无端，其终无谓。袖中挥拳，针尖竞利。狂在须臾，九牛莫制。岂有丈夫，忍以身试！彼可怜悯，我实惭愧。前有千古，后有百世。广延九州，旁及四裔。何所羁路，何所拘执？焉有骠骑，随逐逐队？无尽之财，岂吾之积。目前之人，皆吾之治，特不屑耳，岂为吾累。潇洒安康，天君无系。亭亭鼎鼎，风光月霁。以之读书，得古人意；以之立身，路蒙杰地；以之事亲，所养惟志；以之交友，所合惟义。惟其超越，是以和易。光芒烛天，劳菲匪地。深潭映碧，泰山凝翠。寿考维祺，念之不昧。

——〔清〕王夫之《姜斋文集补遗》卷一《尺牍十首·示子侄》

【译文】

一个人要想立志有所作为，首先要摆脱旧的庸俗之气。旧习气对人的影响，就像人闻到醇厚的酒味，还没有喝就醉了。如果一开始就没有一个头绪，最终也就不可能有成就。旧的习气让人犹如在袖子里挥拳暗斗，在针尖上追逐利益。一时的疯狂，九头牛也拉不回来。哪有男子汉甘心去做这种事情。说起来这些人确实让人可怜，我实在为他们感到惭愧。回望历史，展望后世。大到全中国，旁及更远的地方。有什么能约束我，还有什么需要拘守的呢？哪有志在千里的人，愿意和他们混在一起。那些无穷无尽的财富，岂能成为我的积蓄？目前这些人，都是我正己的镜子，完全不值得人重视，怎能让这些人、这些事情拖累自己！为人要清高脱俗，潇洒健康，心无拘束。盛大广阔的高洁之心，犹如雨过天晴，一片明净的景象。以这样的心境去读书，就能领略到古人的深意；以这样的心境去立身处世，就能成为英雄豪杰；以这样的心境去侍奉双亲，就能仰承他们的志向；以这样的心境去交朋友，就能符合道义。因为志趣高洁，所以能谦和平易。这样的志向就像灯烛辉煌，光芒照人；如花草满地，香气袭人。像深深映着碧波，春山凝成翠色。这样才能高寿多福，万古长青，希望你们切记，不要忘记。



选自《中华家训精编（二〇〇）》

廖惠林

愿沐葵风逐新夏



廖惠林专心在扇面上烙画

作坊式经营。

“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学会做人，机会和运气就会自然会来。”凭着自己的坚持，廖惠林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如今，曾经被人“弃之如敝屣”的葵扇，在他的手里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它们摇身一变，成为一柄柄精美的工艺品，价格也节节攀升，每把可达300元。

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每一柄葵扇里，都凝结了廖惠林与他的员工们的汗水和心血。一把葵扇的制作过程，可分为“前工序”与“后工序”两大类，包括种、采、晒、剪、焙、焗、漂、染、合、画等前后20多道工序。任何一个细节出了差错，成品都难登大雅之堂。

每年的5月至11月，是葵扇原材料“葵笔”的采摘季节。采下来的葵笔铺满了整片空地。原材料还要经过烘焙才能继续加工，这一环节称为“焙扇”，需要人手亲力亲为，也要讲究“火候”，手艺人自然难免要受汗流浹背的煎熬。“后工序”的环节同样得一丝不苟。偌大的工场里鸦雀无声，负责编织和烙画的手艺人一概静默不语，只全神贯注地做着手上的工作。“葵扇和画纸不同，扇面是凹凸不平的，手艺人用力稍有不慎就会烙穿葵扇。”廖惠林表示，全凭手艺人的高超技艺和平和心境，葵扇上才能呈现出如此别开生面的风情。

“做葵扇太累，连出去旅游的时间都没有。”苦心制扇的廖惠林，有时亦难掩疲态。如今，葵扇制作的每道工序虽然能找到专人负责，但还没有出现廖惠林心中的“通才”。对于未来的市场，廖惠林也没有想太多。“我们只要用心做好自己的产品，就会有人过来拿货。”葵扇大师的心中，写满了专注与笃定。

（撰文：杨逸、赵敏、鲁虹蔚 摄影：张由琼、严亮）



传承人

新会葵扇为传统手工艺品，源于江门新会，有着1600多年的发展历史，早于上世纪初便扬名国际。1915年，新会竹篾葵扇获得巴拿马博览会金奖。1988年，时任新会葵扇制品厂厂长廖惠林赴巴黎进行现场艺术表演。2008年，新会葵扇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驱以葵扇风，熏以艾烟湿。”宋代诗人范成大的诗句，记录着一段古老的仲夏记忆。这段记忆从魏晋时期流传至今已1600多年了。在许多“60后”、“70后”的脑海中，还依稀记得儿时的夏夜里，老奶奶哼着摇篮曲、摇着葵扇送来的凉风。

珠江三角洲的西南部的葵扇，是中国著名的“葵乡”。与许多非遗项目面临的困境相似，新会的葵扇制作技艺也曾一度濒临失传。在没有政策扶持与企业赞助的情况下，新会葵扇却靠着一位老艺人的苦心孤诣冲出重围。他就是廖惠林。

与廖惠林初次相见，他瘦削而棱角分明的面庞让人印象深刻，透着一分择善固执的劲头。廖惠林从16岁进入新会葵扇厂开始，辛勤耕耘42年，初心未改。他见证了葵扇市场的全盛时期，并通过自己努力奋斗，一步步成为葵扇厂的副厂长。可是，好景不长，随着空调、电扇的普及，葵扇业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规模萎缩，廖惠林所在的国营厂也在1999年被迫倒闭。与他同时进厂的学徒们纷纷转行，自谋生计。然而，廖惠林却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举动，他组织下岗师傅和艺人自掏腰包，创办葵乡传统手工艺品开发中心，进行



葵扇和画纸不同，扇面凹凸不平，用力稍有不慎就会烙穿葵扇